伍绍祖先生逝世

2012-09-28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党组书记，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原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书记伍绍祖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9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伍绍祖同志遗像

伍绍祖同志在中国人体科学研究30周年会上讲话

伍绍祖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伍绍祖原籍湖南耒阳，1939年4月生于陕西西安。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理论核物理专业学习，1964年7月考取本专业研究生。1965年4月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1972年4月后，任国务院办公室秘书。1975年6月后，任解放军国防科委司令部二局参谋、科技部二局副科长、副局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等职。1988年12月后，任国家体委主任、党组书记，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并任中国奥委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2000年、2008年奥申委执行主席。2000年5月起，任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书记，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伍绍祖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第18届、19届全国学联主席，第4届全国青联常委、第5届全国青联副主席。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提示：沉痛悼念伍绍祖同志，感谢他对人体科学研究作出的卓越贡献。

2009年3月8日“人体科学研究3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伍绍祖同志的讲话还历历在目。他的讲话，对人体科学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指出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祝愿在新的三十年里，人体科学更加健康地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让我们再次转载这篇文章，以此来缅怀伍绍祖同志。】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促进人体科学研究科学健康发展
（2009年3月8日）
伍绍祖

这一轮的人体科学研究已经30年了，这是怎么计算的呢？一种算法是从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第一次报道唐雨会用耳朵认字开始算起，另外一种算法是1978年11月发现唐雨有用耳朵认字的功能开始算起，这两个算法时间都差不多。这三十年正好是与我们改革开放合拍的。

回想这三十年，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我算了算有“四起”、“三落”。首先是从1978年11月开始掀起了第一轮高潮。对此事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而且还是重量级的人物，所以又冷

下来了。我最早是从1979年接触这件事，但是真正被拉到这个行列是1982年3月，张震寰同志叫我观看了张宝胜的表演。震寰同志当时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想叫我和聂力同志来一起给当时党的主席胡耀邦同志和科技界的泰斗聂荣臻同志反映情况。这样我就参与进来了，还真的给胡耀邦同志反映了。后来胡耀邦同志在一份钱学森同志的报告上有个批示，批示得非常好，中宣部也发了文件。

第二轮是从1982年开始兴盛起来。在这一轮中，除了耀邦同志的批示和中宣部的文件之外，还有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成立了，中央还批准成立了人体科学工作领导小组，贾春旺同志、腾藤同志（后来是李彦同志）、郭树言同志，还有我一共四个人是小组成员。这一阶段仍然有不同的意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调到体委，树言同志调到湖北，慢慢又冷了下来。

第三轮是在1990年末，贾春旺、郭树言、李彦和我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党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后，李鹏同志让李铁映同志和宋健同志抓这个事，成立了“六人小组”，后来又发展成为“十人小组”，又开始兴起来。这个阶段，还是有不同的声音。特别是1995年出了个“张宝胜败走麦城”事件，和1999年的事件，慢慢地这个事又进入了低潮。

进入新世纪后，新一届党中央思想更加解放，我们这些人经常在议论这个事怎么继续坚持下去，这可以说是第四起了。现在党中央提出了自主创新，我还注意到，现在党中央的文件和法律的修改中都把“伪科学”三个字去掉了。我本人非常反对“伪科学”，我们是搞科学的，“伪科学”当然要反，但有些人把“伪科学”和伍绍祖等同起来，说我是“伪科学”的头子，这就有问题了。现在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工作，而且范围更加地广了，比如最近我们在搞健康健美长寿国际论坛，也是与此有关系的。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为什么还能把这件事情坚持下来？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讲科学。要有科学的精神，勇于探索，敢于怀疑，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要有科学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绝对不搞封建迷信，不搞欺世盗名；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刚才同志们讲了很多科学的方法。总之，怎么样把人体科学研究纳入到科学的轨道上去。

我们从事的人体科学研究这个事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

第一、它有伟大的科学意义。

我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理论核物理专业读了八年，这件事是我们用现代的科学知识解释不了的，所以需要去研究。科学发展从经典力学到相对论力学，到量子力学，现在仍然还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比如零点能是怎么回事，真空能是怎么回事？挠场、低温核聚变是怎么回事？我有个同学在搞低温核聚变，我还专门就此事给刘延东同志写了封信，我说搞成了就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搞不成也最多花五十万元钱。过去美国是反对低温核聚变，现在他们也改变态度了。还有水转化为油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我亲自去了王洪成那里三次，非常仔细地看了。我自己拿瓶子接了自来水，喝了一口，然后一直拿着这个瓶子，让人往里面放了一滴催化剂，最后全部变成了油，全部烧掉了。这些都是问题，都没有解决，也许这里面蕴藏着一个巨大的科学领域。所以我非常赞成钱学森同志说的人体科学研究“会引发一场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领域的珠穆朗玛峰”。

第二、它有伟大的哲学意义。

到底怎么看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如何坚持唯物论，如何坚持辩证法？只有用发展的理论才能坚持住，不发展就不能坚持住。举个例子，二十世纪初，发现了正负电子对碰撞湮灭了，有一些庸俗的哲学家就说物质消灭了，只剩下方程式了，但是列宁却根据这个现象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说，物质就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这就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第三、它有非常的大的实用价值。

一般来说，科技革命会带来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会带来社会革命。过去发明蒸汽机，发明电都是这样。

第四、它有伟大的政治意义。

我们中华民族怎么为世界人民做出较大贡献？这就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我们熟视无睹这件事，就会丧失了这个机会。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应该自我提出这么几个要求。

第一、一定要有韧劲，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坚持到底。

要看到事物出现曲折的必然性，要看到每个成功都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西游记》这本书讲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要想取得真经，就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唐僧经历了八十难取得了真经，但回来的路上过河的时候还是掉到了水里，因为还差一难。

第二、一定要有求实的态度。

掌握了事实就什么也不害怕了，我们是高举反伪科学旗帜的。

第三、一定要冷静，不要去感情批判。

今天我们就要求在座的同志不要去说别人的坏话，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第四、一定要低调。

今天我们特意没有让新闻媒体来，我们也不要去报道。现在的条件比较好，因为这个事是真的，越是条件好，我们就越不用去宣传。酒香不怕巷子深嘛。

这个事业进行了30年，要有新的开始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开个会认真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非常重要。中国文化有一个内容就是讲对立统一的，我今天也借用这个对立统一，来讲一讲这30年来我们的经验教训。

第一、要处理好真和假的关系。

我们一定要求真务实，绝对不能搞假的，一定要把实验做确实。刚才黄老讲，钱老很重视这个问题。我也觉得非常重要。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明白。

第二、要处理好正确和错误的关系。

正确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扎实地去搞科研。错误的主要有两个方面，借用政治语言，一个是“左”的错误，有的人也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思想保守落后，老是用过去的观点来批判我们。如果他有个人企图，那另当别论，如果没有，也是不对的。另一个是右的，有的人是自己不懂，瞎吹，把有些事情说得非常邪乎，搞封建迷信，搞唯心主义，这也不对。要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

第三、要处理好现在和将来的关系。

现在过去了30年，年龄都大了，新一代怎么搞，我们搞研究的同志也需要找年轻的同志接上来。

第四、要处理好原理和实验的关系。

目前我主张首先把实验搞得更清楚、更广泛，当然也不是不搞应用和原理，这都可以搞。但现在的重点在事实方面，在实验基础上搞应用，再进一步探索原理。

第五、要处理好民间和官方的关系。

我现在完全退了，是纯民间了，以前我还是官方。但我一直认为基础和希望在民间，任何一个有成就的研究都是这么搞起来的，我们要把基点放在民间。当然，官方我也希望能支持，但怎么支持，我希望搞管理的同志想点办法。

第六、要处理好内因和外因的关系。

我们特异功能者也好，研究这个事的同志也好，领导同志也好，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的研究上。没有钱，我们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外因，是条件。过去我在体委工作的时候，发展体育也是没有钱，

我就想办法搞体育产业。我原来不重视钱这个问题，现在认识到，钱还是很重要的，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们搞一些活动，适当地收点钱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以赚钱为目的，不能掉进钱眼里。比如召开健康健美长寿论坛，参加会议、作报告是可以收一点成本费的。

第七、要处理好革命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关系。

研究这个问题的同志还要发扬我们“两弹一星”的精神，无私奉献，不计报酬。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给研究工作者和特异功能者提供适当的补助，争取找一些企业赞助我们的事业，严格地管理人财物。

第八、要处理好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关系。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说得绝对点：大的真理永远先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然后再慢慢地传播开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六个人懂，当时全世界有20多亿人。是不是真理，不是领导说了算，也不是群众说了算，而是实验说了算。所以不怕当“少数”，就怕我们没有掌握真理。

第九、要处理好派别和派别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国家对我们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次，派别与派别之间也要实行“双百”方针。都不能说自己就是绝对真理，对不同的理论要互相尊重。

第十、要处理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

物理研究就相对比较简单，而我们从事的研究就比较复杂，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人体。人体有自己的生理要求，还有社会性，我们搞自然科学的同志还要尊重社会科学的规律。

第十一、要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我在体委工作的时候，在每年举行的人体科学工作报告会上，有个同志讲了个观点，现在新的理论要建筑在过去相对论力学的基础上，要建立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它们有其局限性，牛顿力学只适用于低速、宏观的情况，相对论在高速、微观的情况下也有用，离开了它们应用的范围就会出错。新的理论不是绝对否定过去的理论，而是发展过去的理论。

第十二、要处理好保密和交流的关系。

虽然人体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在座的各位人体科学工作者和特异功能者都是有祖国的，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要为中华民族争光，这才有动力，才有归属感。美国也有专门的局负责这件事，他们也很注意保密。

我看，有了以上这些，我们的人体科学工作就能走上科学的、正确的道路。

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我建议在会后是不是可以出个小册子发给大家作为纪念，不公开发行。另外，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写个会议纪要来反映这次会议的情况。我的发言完了，祝愿在新的三十年里，人体科学更加健康地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

（文章来源：解放军报2012年09月28日）